

古城堡的

儿女们



GUCHENGBAO
DEERNUMEN

陆平著

反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袁银昌

古城堡的儿女们

陆 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照排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257,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284-5/I·996 定价：11.00 元



作者近影

第一章

一份莫名其妙的请柬——十分气派的一份烫金请柬，把他们鬼使神差地从大街引到了小巷，又从小巷引向这条更为偏僻的小弄。虽然他们的心里头满是疑窦，可是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赶来了，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

一拐进这条幽深僻静的小弄，边博的眉头终于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脚步也开始迟缓了。自行车的链盒在高低不平的砖路上发出刺耳的咣咣声响，连破旧的车铃也不失时机地附和着凑热闹。苏州的小巷小弄实在没有多少诗意，跟外面的高楼、商厦和住宅新区对照，这里完全是一个陈旧的天地：窄小，破旧，地面又是坑坑洼洼的，小弄两侧斑斑剥剥的墙壁犹如个出土文物重见天光，那些低矮的老式平房在阴暗的天气里瓦片泛着幽幽的冷色淡光，那些沿巷的退尽了油漆的木格窗棂间，窗帘不见生气地垂挂着，不过显示了一群有血有肉的生灵生存其间。

边博没有吱声。透过厚厚的镜片，他看到了妻子董素琴脸上的疑惑和畏怯——那种好像只有苏州女子所特有的安于平静和本份的生活，一有出格言行便觉惶惶然的神态。他太熟悉妻子的

这种神情了，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虽然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大姑娘。大约因为她是苏州人，一个完完全全的苏州人，她爸爸生前是苏州一所中学的教师，爷爷曾是苏州一所旧机关的小职员，据说她爷爷的爸爸也是地道的苏州人。她家的那幢早已破旧得不得不重新翻建的老式私房，泥瓦匠说还是明代建筑，他们萱家应该说是苏州的“老户头”了。这是边博所自认弗如的，自己爷爷那一口至今还拗得让人难受的苏北腔，足以说明他家的祖籍跟苏州相差甚远。

“我想……”妻子萱素琴到底说话了。不过是潜台词，做丈夫的边博自然应该知道，同床共枕的共同生活都过了二十多年了。

“想什么？怕讹诈？师出无名？绑架我们？你我穷光蛋一双。抢劫？算了吧，害怕什么呢？”边博很大度地一笑，完全的一副男子汉的气概。多少年了，少有主见的妻子从来把丈夫作为一棵大树来依靠的——也真是的，说来边疆生涯二十年过来了，难道风风雨雨的经受得还少吗？苏州女人的天性，毫无办法！边博从车把上腾出一只手来，似是宽慰地搭向妻子的肩头。

小弄挺长，门户却不多，破碎的砖块叠起来的院墙围着一个个安谧得甚至有些冷落的小院。

他们在一扇新近涂过油漆的旧木门前站住了，一块已经斑驳的门牌定格在他们眼前。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没错，是这里：“尚书弄23号”。边博又一次皱起了眉头，他觉得困惑：如此个高贵的名字跟眼前的破败小巷怎么联系得上？疑团，在他们的心间又重重地蒙上了一层。这实在是个不明不白的邀请，邀请者究竟是何许人？邀他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真有点闯进黑道的感觉，神秘兮兮的，好像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活动似的。这对于历来安份守己的他们来说，还真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

这时，院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把他们还吓了一跳。一个不过十来岁的女孩出现在门前，一双满含戒备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口气颇为生硬地问道：“找谁？”

是呀，找谁呢？他们对视了一眼。这个极为正常的问话却把他们问住了。为人师表的边博能够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回答学生哪怕是恶作剧的故意刁难的提问，从来没有过怯场的时候，更是少有支吾着无以对答的。规规矩矩书香门第出身的萱索琴这时候更是觉得自己和丈夫实在是太唐突了，这般冒冒失失的找来，说是聚会，连邀请人是哪个都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名堂？好让人难堪！她的脸不由得窘红了。

说来冒失的应该是发出邀请的人，不留姓名，只一个“昔日老战友”。当年昆仑农场数千支边知识青年，一个连队也好几百号苏州男女青年，这不留姓名的“老战友”到底是哪个？

边博到底还是当教师的，他只是稍稍的一愣，很快回过神来，信手从西装口袋里掏出那张该死的请柬来，自我解嘲地一笑，说：“是啊，找谁呢？不留姓名的朋友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

女孩瞥见那请柬，毫不见生地一把夺了过去，飞快地扫过一眼，一扬手便塞还边博，道：“没错，我爸等着呢。”

谢天谢地，总算没错。可是到底又是谁发来的请柬？边博不由得发问：“是你爸爸？可你爸爸又是谁？”

这一问，本来已解除了戒备的女孩重又瞪圆了眼睛：“不认识我爸爸？你们到底是谁？”

说不清了，这越搅越糊涂的倒霉聚会！

边博有点忍不住了，这恶作剧似的什么聚会！他真想扭头就走，且不说这莫名其妙的聚会本身让他不痛快，就是这个毫无教养可言的女孩就够让他不悦了，假如在他的学校里，即使不是自

己所教的班级，他也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训斥她一番的：文明礼貌，学生规范，这般那樣的。可如今这个看来只是个小学生的女孩子，素不相识的，县官不如现管，你管得着吗？

董素琴到底是女人，这时候的她更多的表现出沉着。她劝阻似地轻轻一扯边博，便和颜悦色地对小女孩道：“我们当然认得你爸爸，要不，他怎么会给我们发来请柬呢？请你爸爸出来吧，我们就在门口等着。”

来的是个嗓门呱呱响的四川女人：“是哪个哟？哦，你们二位哟！快进来，快进来！祖仙人的方芳，咋个就认不得边叔叔、董阿姨了。”

边博和董素琴不由得一怔，怎么会是她？是“八分”？是八分她家发来请柬聚会？这时候妻子董素琴已经跨进了院门，跟她寒暄起来。好像在女人家之间就是更容易接近些，她们就像是多年亲密的老朋友重逢似的说起话来。可是当年在阿萨古城堡的日子里，这个四川女人从来少有跟苏州支边青年热络的时候，尽管她的男人方桂生是苏州支边青年中的一员。她的绰号让人取作“八分”。试想，八分人民币的价值才多少？这个四川女人的身价可想而知了。而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人方桂生，居然娶了个八分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够窝囊的了。

方桂生曾经是他们的同班伙伴，然而待到各自年岁一大，失去了生活前景和希望的一代支边青年，在那远离故土的异域他乡，纷纷以寻找爱情和组建家庭生活来充填心灵空虚的时候，他们便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了。当他们都只是在快乐自由的单身汉的时候，彼此还是那样接近，在一条土炕上睡觉，无拘无束地打闹逗乐；共用一只脸盆去食堂里打来少有油花的烂糊面条和苞谷窝窝头；清晨踩着软陷的沙土进到沙漠深处打来红柳柴禾，一路你追我赶的，还总是帮助体弱力怯的女同胞们，还有那些年复

一年的开垦荒地、放水、耕种和收割，把一腔虔诚的上进心洒在那块亲手开垦的处女地上……那实在是永远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少有忧愁，没有烦恼，在那些坝子墙筑成的一间间集体宿舍里，曾经是他们欢乐又团结的小天地。

可惜好景不长，他们终于一个个各自另筑新窝了，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家。

说来方桂生够让人同情的，他的晚婚和娶下八分，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待到伙伴们成双成对的筑起了新窝，方桂生已经失去了追求的目标，落伍了。这个过于机灵和聪明的方桂生，自以为躲开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曲直是非，逃回苏州清闲了两年，却是没有躲开最后“动员”回疆的命运，并且很快卷入了运动后期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漩涡，在高压下勒令交待在苏州期间的“投机倒把”罪行，还得深刻检查，接受批判，等候审查，监督劳动……虽然最后终于解脱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他不过是接受了他那皮匠父亲的衣钵，在苏州的街头巷口摆个皮匠摊，替人补鞋、钉掌糊口度日而已。可是他却彻底失去了物色配偶的机会，来自苏州家乡的支边女青年中，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直到最早成家的同伴的孩子已经背上书包上学去，他才无奈之中娶了个四川女人八分——八分钱邮票招来的女人，一个四川贫穷山村的农家姑娘，连进疆的路费都没有让他掏。这个大胆又泼辣的四川女子爬火车、搭便车，千里迢迢赶来嫁夫，凭的只是一位在新疆的四川老乡一封信的介绍，图的只是往后有个依靠，总比守着穷乡僻壤过清苦日子强。

“小皮匠”终于还是小皮匠，尽管他早已经不小了，如今已经是四十六七年纪的中年人，可是在昔日同伴的心目中，小皮匠的绰号将是永久性的。待到这批胡子过早开始花白的中年人终于又回到他们的家乡，小皮匠方桂生又重操旧业，请长病假，又干

起了他的皮匠行当——据说，当皮匠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所得。而且，听说他并非只是做皮匠，还干些其他挣钱的行当呢！这“小皮匠”方桂生呀！

边博很少跟方桂生来往，以前同在一间宿舍的时候也只是一般性的交往，并无多少深厚的友情，至于后来离开了那间集体宿舍以后，更是少了接触。他还是头一回到方桂生的家，如果没有这次方桂生发起的聚会，他不可能来到这里，甚至可能是永远——虽说同在家乡苏州，可是如今都是中年人，少了年轻时代那种爱凑热闹的兴致，何况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圈子，各自为自己的生活所累，哪有这份闲心思串门怀旧呢。而且在边博和萱素琴的心目中，方桂生是完全属于另一个层次的，以前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他边博和妻子萱素琴，一个中学教师，二级职称的中学教师，和一个有大专学历的会计师，怎么可能跟混迹于干皮匠混日子的方桂生在一起呢？尽管他们之间有过边塞同甘共苦的生活历史和大同小异的经历。

方桂生和八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居然发起这一次莫名其妙的聚会？聚会的背后又希冀些什么呢？这真是一个谜！

方桂生不在家里，说是临时上街买点聚会用的卤菜和点心去了。

他们在八分的引领下，穿过一个杂草未清、树木不整的大院子，来到那间内装饰还挺气派的客厅。他们一愣，早先一步在客厅里等候的竟是高仪——昔日的同班老战友，在边塞的那些日子里，彼此都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怎么会是她？

萱素琴快步迎了过去，又开始久别重逢的亲热，问这问那地热闹起来。边博益发觉得纳闷了：这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越来越后悔不应该来参加这个莫名其妙的聚会了。该怎么说呢？那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个恶梦，一个想起来就觉得后怕的恶梦。如

今梦醒了，往事都过去了，终于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家乡，终于又能够生活得平平静静的，像个人样地过着安闲的日子了，干吗还要牵出些过去日月的不痛快来自己寻找烦恼呢？过去年代的老战友相见，自然有亲热，有感慨，可是亲热感慨之余，多的只是一份惆怅和惋叹。惆怅流逝的年华付诸荒唐的年代里，惋叹青春已去再无重振之机。舍此，还能够怎么样呢？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边博默然坐向一边的简易沙发，他轻轻地吸着茶，堆着平和的微笑，注视着正跟妻子亲热地扯话的高仪，偶尔也插上几句话。高仪看起来没有多少变化——不，应该说比以前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漂亮得多，更添几分诱人的成熟女性的魅力。边博始终不明白，高仪怎么总是不显出老态来？当年在阿萨古城堡的时候，虽然日头晒，风沙吹，她总是那般鲜嫩娇艳的样子，好像永远晒不黑、吹不老似的。更不用说现在，时装、化妆品那么多，更是昔日所没法相比的，她竟然是越发显得年轻动人起来。是啊，处于今天这年头的女性，真是赶上了好年头，如今略施淡妆又衣着款式时新的高仪，竟是那样楚楚动人，连那些昔日已见的淡淡苍老的皱纹都不再显眼了，有的只是成熟女性的诱惑力。边博怎么也没法把眼前的高仪跟当年相比。

过去的高仪，曾经占据过多少小伙子的心啊！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可是边博却记得很清楚，当一群小伙子闲得发慌的时候，海阔天空胡聊间不免会谈起女人来，不免会对连队里的女青年评头论足的，而每当这些时候，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会扯到高仪——人称全农场“一枝花”的她。在他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对她长相上的微词，对她容貌上的贬义。即使到了后来的那些日子里，高仪的美丽姿色也仍然是男性的热门话题，哪怕是怀着几分嫉妒，带有几分鄙夷。

或许真是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古话，高仪四十多年的生活史，在她的个人生活那一页，实在是够让人同情的。边博不相信那些关于高仪的种种谣传。那些怀有恶意或带着传奇性的“黄色”传闻，只让人感到一种没有吃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醋味——当年爱她的人实在太多了。那种种谣传让边博听了觉得恶心：说什么被某某人“吃豆腐”啦，为谁谁拖进苞谷地里足足一个多小时啦，还有连长把她关进办公室谈话啦，军代表跟她谈心谈到沙漠深处去啦……如果把高仪的有关谣传认真当成一回事，再加上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足够编一本当今畅销的那种低级庸俗的地摊小说书了。可是边博不信，他决不相信这些的。人嘛，又不是牲口毛驴子，哪会这般厚颜无耻的？只是高仪曾嫁三个丈夫是事实。

她的第一个男人是个驾驶员。在那个遥远的新疆南部，交通唯有公路，只要通汽车的地方，驾驶员之吃香、之专横是空前的。那个顺口溜怎么说来着？什么“听诊器、方向盘，给个县委书记都不换”。说的便是那时那地医生和驾驶员职业的吃香，比个县委书记还有实力，还自在得多。特别是汽车驾驶员，方向盘一抓，油门一踩，有多自在，天山南北，大漠东西到处跑，那些紧缺的大米、肉菜和各种物品，哪样没有？更有各种捎个人、捎些顺路货物的机会，全是进帐的钱。至于高仪当初怎么会嫁给那个驾驶员的？没有人知道其间的内情。那些传说只是捕风捉影又经民间加工的东西，并不可靠。但是高仪当时在嫁他时那种无可奈何之情边博是清楚的，他亲眼所见当时的高仪是那样忧郁。她对那个应该是她丈夫的驾驶员明显流露出一种厌恶。想来正是这种厌恶终于发展到不可弥合的地步，最后还是分手了。高仪跟她那第一个丈夫的分手应该说是正确的。那个驾驶员是个流氓成性的家伙，虽然长得还像个人样，最后终于跌进监狱去了。

说来高仪的第二个男人还是说得过去的，长相虽一般，却是极有权势的人物，当年位居一个地区的局级机关的二把手，曾经红极一时。高仪怎么会嫁给此人，还是个没人知道的谜。只是高仪对于这次婚姻好像并不快活，在那些婚后的日子里，看来她的生活也过得甚是无聊，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那么她又干嘛要嫁给他呢？好让人纳闷费解。可是这第二回的婚姻还是没有维持多久，最后他们也分手了。那是在荒唐年月的过去，那位红极一时的人物终于被送上历史审判台。高仪在领导一次次的动员她揭发的攻势下，她没有揭发他什么，她顶着威逼，什么也没说，只是提出了离婚。当她终于一纸离婚裁决在手，两行清泪滴下，只是颤抖着声音道了一声“谢谢”。她谢什么呢？这次离婚对于她是一种解脱，还是无可奈何之举？没人知道，她和那个人的几年夫妻生活没人了解其间的详细情况。

最让人同情而又感慨的要数她的第三回不幸婚姻。那是个比她年长十多岁的大学本科生。当年的“小右派”孤身一人在那遥远的阿萨古城堡熬过了漫长的痛苦岁月，终于盼来了解脱，熬到了平反，又娶了高仪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温柔妻子，应该从此云开雾散，重振旗鼓，再扬风帆了。但是这朵迟开的玫瑰很快又凋谢了。不知是他命运不济，还是高仪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老话，这对说来还恩爱的鸳鸯又散了。当年的“小右派”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新婚燕尔的甜美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留给了高仪一个女儿。

“近来好吗？”边博终于逮着了说话的机会，妻子跟八分在说话应酬着，高仪默默地向他投来温和的目光。

“就那么过吧。”高仪淡淡地一笑，依旧笑得挺有味的，只是那笑意间隐藏着丝丝苦涩。她随即反问：“你们呢？你还好吧，还当教师？”

“教书匠——在我们的阿萨古城堡那里，北方人说得实在，称‘先生’是客气话，实打实是‘孩子王’。穷教书匠，不是都说如今‘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吗？这就是现状，没法否认的可悲现状。对了，你呢？现在干嘛行？”边博说自己是淡淡的口气，问起她的情况很是认真。

“在服装厂，车间干成本核算——统计。还能怎么样呢？没有技术，没有职称，没有学历，又没有关系后门和背景。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你们总比我要强——不，应该说是强得多了。”高仪又是一笑，就像是叙述一件遥远得已经引不起情感波澜的无关痛痒的事情那样，淡淡的，甚至有些漠然。

边博于是不再说什么，只是陪着叹了口气。他很清楚，如今高仪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孤身女子一个，还带着个孩子，那正是当年“小右派”留给她的孩子，前面两次婚嫁都没有留下孩子，也不知什么原因。听说当时曾有人劝说她把孩子安排个去处，单身女人一个，又是挺有长处的，另寻个归宿也方便些，可是高仪坚持留下了这个还没有见过父亲一面的遗腹子。屈指算来，这孩子也该十多岁了，好久没有见到了，还是在遥远的阿萨古城堡的时候见到的最后一面，很可爱，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单身女人家，带养个孩子也够艰难的，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如果企业的效益不好，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对了，你就没有海外关系什么的？听说，如今只要有些外头关系的都挺吃香——对不起，别见怪啊，我可是直来直去说话呀，都是老战友了，是吧？”边博说。

“没关系，我还巴望有人说说心里话呢。说来还是命苦呀，那些年里总是背着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你是知道的，那时候出身不好的人总是低人几分，还得比别人多接受劳动锻炼、多改造思想。可实际上呢？我的父亲早就死了，而且他也不过是一个国民

党军队的校级军官罢了，而且我妈又是姨太太，是穷人家出身。那正房大太太倒是有些钱的，可解放前就带着家产走了，丢下我和妈妈两个。我们既没有家产，也没有什么海外港台的亲友，白白背了那么些年出身不好的坏名声。别家苦尽甘来，如今可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了，海外阔亲友一来，够神气的了，要是还有个肯在这里投资的大老板亲戚，连市里的领导都刮目相看呢！若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厂，丢下几万美元的投资来，厂里准把你众星捧月一样呢……看我，我说这些干什么，让你见笑了，教书先生。”高仪忽然收住了话头，似歉意地莞尔一笑，笑得很是好看。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多年的老战友了，彼此彼此，同病相怜，”边博忽然来了劲头，“说吧，叹叹苦经也好，我们都有一本难念的苦经呢。说真的，我们这辈人，在青年时代该念书时没能好好念书，想干些正经工作，又是下乡支边，又是搞运动，折腾来折腾去，把大好青春年华全丢了，落到今天华发早生。唉，运交华盖欲何求啊！对了，你有什么打算？能说说么？要是不见外的话。”

“今天不是聚到一起来了？要不，我还没这份心思呢。厂里请假半天你猜扣多少奖金？不得了，月奖扣，季度奖又扣，半年奖、全年奖都得扣。”

边博一怔，这些当年阿萨古城堡人聚到一起为了什么？他可不知道。让大家一起叹叹苦经？作个什么打算？可是，难道靠我们这些人来谋大业么？

边博没能想下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问一问高仪，只听外面院子里一阵啰嗦之声，还没回过神来，个头矮小又精干灵活的方桂生已经出现在门前。只见方桂生眼睛一亮，立即面露喜色，直奔而来，一双结实有力的手紧紧握住边博的同时，嘴里早已蹦出一串串话来：“老阿哥，想煞我了！你们怎么一回苏州就像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似的，连面都不照一个！近来情况如何？身体

可好？家里怎样？——是了，宝贝儿子呢？你们的边潮呢？该没有结婚吧？是的，还小。我记得他是1971年生的，正是沙枣花盛开的时节，对吧？你们过得怎么样？”一连串的问候简直不容人置喙，而且亲热得只觉得一股灼热之气迎面扑来。

边博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这时，门口又出现了一员人物。边博同样一眼就认了出来：姜培德！这姜培德一米八十二三的个头，宽厚的身胚站在那里犹如门板一般竖在面前。他还是那样子，让人一眼就觉出一股“野”气，一副吊儿郎当的劲，一枝香烟叼在嘴上，衣着马马虎虎的，连扣子都懒于扣上，却是留起了小胡子，表现出一种有别于轻浮小伙子的成熟和老资格。

不用问，边博完全清楚了，这是他们当年同班战友的一次聚会，来的都是那年头的同班伙伴。那时候一个班十号人，男女对半，两间宿舍，男女各一，真是既和睦又亲热的一个集体。那时的“支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移民，连扎根成家都考虑在内了，要不，怎么男女对半呢？就差没有配对成双了。如果不是后来的那场荒唐的“大革命”，折腾得一切全都乱了套，真不知道如今会是怎么个样子呢！

姜培德的眼睛里闪现出一道惊喜的光。他没有说话，只是投来一个很动人的真诚的笑，算是打招呼了。姜培德看来没有变，还是那副样子：无所用心、马马虎虎又懒懒散散的劲儿。

又是一个可悲的人物！真不知道如今的姜培德又混得怎么样了？边博在迎过去跟他握手的时候心里暗自想着。

说来姜培德也是够让人同情的，五年的劳改生活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大约也是这般无所用心的混着过吧。这姜培德呀，该怎么说呢？骁勇好斗，总爱卖弄拳脚生事端，而且嘴上又没个检点——那年头能胡说乱道么？居然敢称领袖为“老毛”，还自认为自己是多么有学问似的，居然指点领袖的诗词，说这里

欠妥，那儿不够高明。结果哩，等待他的是五年劳改生活。说起他的那些事情来还是个颇有传奇性的故事，劳改出来还是稀里糊涂过日子，方桂生要下了八分，他却娶了个维吾尔族姑娘作老婆，说是民族大团结。可是结婚才三天就直摇头，说是那女人让人受不了。随后呢，不知为什么总爱揍老婆，揍得那维吾尔族女子哇哇直叫，然后是分居，最后又离婚。离婚以后还是胡里胡涂地过日子。听说回苏州以后也是够惨的，没学历，没专长，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后门可言，又是那么一副样子，安排的单位是火葬场，当炉前工，专事死者的火化。据说本来或许可以干些行政工作的，可他自己要求干这一行，说什么补贴多，并且在死者家属面前是有一些“权势”的。那些死者亲属为了能抢头一炉火化，挺巴结炉前工。听说他对眼下的工作还挺满意，说是在他的面前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的平等，谁也搞不得什么特权，谁也不许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这个生者与死者的相混之处，要说最高贵、最有权势的就数他了。这个姜培德呀，该怎么说他呢？

屋里好热闹！他们聚集在一起，又是一番久别重逢的那种真挚的亲热。他们彼此握手又寒暄，相互询问些对方的情况，说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话。

忽然，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此刻，门前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位。他们静静地望着门前，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像是一下凝冻住了似的。

来者一男一女，均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显得很气派。男者戴一副浅度近视眼镜，神态间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度，虽然面带微笑，却是那种大干部一般的架势。女者倒是挺结实利索的一个，可是也带着几分高傲、几分自得的样子，虽然也是面带笑容，只是笑得很是拘泥。

是冯树铮。是程凤珍。他们两个怎么也来了？边博在心里

头暗自叫了一声。

边博和他的妻子萱素琴一言不发地僵立在那里，没有吭声。

高仪也没有吭气。边博从他的眼镜一角瞥见了高仪脸上的那种显得有些窘迫的神情，甚至还有几分隐隐的忿怨在眸子间闪烁。

可是姜培德呢？边博注意到姜培德脸上那种近乎于仇恨的表情，一双眼睛里冒出幽幽的冷光，就像是鬼火一般闪烁着，正死死地盯着来者。

是主人方桂生打破这气氛的沉闷，他故作轻松地大声道：“怎么的怎么的？都不认识了？请记住，我方桂生请来的可都是我们当年阿萨古城堡的同班老伙伴。仔细瞧瞧，在我们面前的是当年的老班长、老排副——冯树铮先生和他的夫人程凤珍女士！自然，如今是冯科长——市××局的科长。程干事——××区工会干事。不过请各位注意，在我们阿萨古城堡人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之分！再说，革命不分先后，说不定在座中的哪一位以后还能混个局长、市长干干呢！可是在我们的圈子里，记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是一路货——阿萨古城堡下的难兄难弟！”

凝结的空气终于渐渐开始化冻，大家似乎都碍于主人的脸面，不再那么僵持着了，各自落座，轻声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儿，很随意地喝着茶，只是气氛已经大不如先前那样活跃和轻快了。

边博注意看了一眼在座的。很清楚，当年的同一班里的伙伴，除了已经长眠地下的和留在那遥远异乡工作的，都到齐了。他不由感叹：方桂生呀，你这是何苦来着？聚起这些当年阿萨古城堡下的人来干什么呢？难道你还不清楚，这些人能掺到一起来么？可是，方桂生他到底又想干什么呢？